

禮記纂言

十二

王制第七

王制者王者治天下之法制也漢文帝令博士諸生
采集秦以前古書所載而作此篇然雜取傳記其間
與周官及孟子不能悉同故鄭注或謂之殷制或謂
之夏制亦意之而已矣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
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鄭氏曰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二五象五行
剛柔十日孔氏曰凡王者之制其食祿受爵之人南面
之君有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法五行剛日甲丙戊庚壬

八節卷七

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
有中士有下士凡五等法五行柔日乙丁己辛癸也公
侯伯子男獨以侯稱者舉中而言上大夫即卿卿下
有下大夫而下文卿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就下大
夫之中分為上下爾

○制二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
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卷音

鄭氏曰卷衮通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衮與王
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周禮曰諸公之服自
衮冕而下如玉之服孔氏曰此篇皆王者之制於此特

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故記者特云制也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為上公而著衮冕故云一命卷九命龍卷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也澄曰不過九命謂大國公爵也王者之後及天子三公出封畿內者皆九命服九章九旒之衮冕次國之君謂侯伯也及天子之卿出封者皆七命服七章七旒之鷩冕小國之君謂子男也及天子之大夫出封者皆五命服五章五旒之毳冕然侯亦大國也而不過七命何也蓋侯在公之下伯之上其爵七命雖下同次國之伯其祿受地百豆則上

同大國之公故得與公同稱大國者從其祿之重者而稱也按此記文蓋謂天子之三公八命服鷩冕而已其或制加一命為九命而服卷冕此乃王者之後上公所服而非天子三公所得服若有加此者則出於君賜之特恩故云若有加則賜也所謂三公出封加一等是也三公朝之重臣出封之時特恩所賜然亦不過九命注疏以龍卷之外有所加為特賜非也夫人臣之服至於龍卷極矣無容再有所加龍卷之外有加則是十二章也天子豈可以賜其臣哉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天一命

鄭氏曰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族伯之卿三命其大大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孔氏曰大國上卿一命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之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也方氏曰周官典命言諸臣之命與此不同者此非周制故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鄭氏曰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舉成數也孔氏曰王制之文鄭皆以爲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位殷官二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周官又二百六十

王制卷七

澄按記者雜取諸書成篇故不皆與周制同今難追考矣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二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孔氏曰崔氏云大國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其君自命之也大天何以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

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司馬之下唯置一小卿小司馬也公羊傳何休注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小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又周官冢宰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鄭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鄭氏曰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脫誤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澄按下文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則是小國亦有上中下三卿而此云小國二卿鄭氏疑爲文脫誠然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分陸農師讀去聲

此十五字舊本次于下當其下大夫之下故鄭氏通解爲並會之序且謂大國之士爲上中下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而數各居其上之三分一句說竟不通唯方陸胡之說得之三分字音及其人數陸氏爲優今既次此文於上士二十人之下則文義益明矣其上之上指上士而言二十七人者上士之數若二分其數則爲五十四人三分其數則爲八十一人也方氏曰言三等之國止曰上士二十七人則知中下之士諸侯之國或有或凶矣故以其有言之其有者一有一凶之辭也山

陰陸氏曰上士二十七人而未有中士下士之數故言之如此三分讀如去聲謂上士二十七人則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廬陵胡氏曰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諸侯之國自有上中下三等之士也鄭以大國士為上士次國十為中士小國士為下士誤矣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廬陵胡氏曰此臧宣叔之言也鄭氏曰此諸侯使卿大夫覲聘並會之序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爾

孔氏曰爵同謂同作卿則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爵異謂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小國之卿固當在大國大夫之上方氏曰三等之國其地與君互降一等故其卿大夫位之所當亦互降一等焉上大夫即卿矣有土中下卿而又有上大夫者蓋下大夫之上者也

右記制爵凡四節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馬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天子兼有之故天子之田方千里所以祿畿內之臣也必千里者示其本大而

末細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不千里不足以服天下之諸侯也降於天子則公侯故公侯田方百里不百里則朝聘會遇之煩有所不給也至於伯則又有殺焉蓋其國小其爵卑而子男亦如之故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澄曰方千里者一畿之地百同其田百萬井九百萬夫也方百里者一同之地百成其田萬井九萬夫也七十里者四十九成之地其田四千九百井四萬四千一百夫也五十里者二十五成之地其田二千五百井二萬二千五百夫也不能五十里者所受地少不能及五十里之數也李氏曰千里得方百里者百百里得方十里者百七十里得方十里者四十九五十里得方十里者二十五伯之田倍子男公侯之田倍伯天子之田百公侯孔氏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十乘地方百里其方七十里者倍減於百里方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里轉相半以別優劣不合者謂不得與諸侯集合朝會天子也庸城也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也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鄭氏曰視猶比也澄曰孟子謂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

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與此不同蓋孟子當諸侯去籍之時姑以意言其大略而已疑王制所記為得之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九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音間
同後

鄭氏曰建立也立大國三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孔氏曰十三

王制卷七

公者天子縣內三公之國方百里畿外大國亦方百里三十大國擬於三公之地者凡十也十六卿者畿內六卿之地方七十里畿外次國亦方七十里六十次國擬於六卿之地者凡十也十二小卿者畿內大夫之國方五十里畿外小國亦方五十里百一十小國擬於十二小卿之地者凡十也十二小卿上重有十字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其外餘地若封人附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間田名山大澤若諸侯為主則民不得取其財物故不以封諸侯使不得障塞管領禁民共取但隨其所取賦稅而已馬氏曰自唐至周其土地之廣狹

斷長補短大界皆方三千里三三爲九則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天子之縣內餘八州各方千里一州建百里之國二十公侯之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伯之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子男之國也合二百一十國而計之猶餘方百里者十有奇以爲附庸間田鄭氏以爲殷制又以爲周公斥大九州之界方七千里者其說不經長樂陳氏曰夏之甸侯綏凡三服每服一面五百里爲方三千里周之侯甸男采衛凡五服每服兩面共五百里五服方二千五百里與王畿千里爲三千五百里周公斥大中國不過五百里而已名山大川皆天子使吏

治之而入其貢賦九州川浸山藪各有職方不屬諸侯之版春秋諸侯或兼而擅之齊幹山海晉私郇瑕宋有孟諸楚有雲夢皆不入於王官故孔子作春秋虎牢不係鄭沙麓不係晉緣陵不係杞楚丘不係衛蓋別天子之守地也夫先王之不以封將以弭諸侯之侈心而與民共利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

祿士以爲間田

盼音班

鄭氏曰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

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雖致仕猶可即而謀焉盼讀爲班孔氏曰三公在朝既有正田今既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見存不可全無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職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也按周禮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不列於官故云無職在朝在家其事一等

雖退致仕猶可就而謀事故無致仕之副名山大澤畿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既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亦爲與民共財不障管也其餘以祿士以爲間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下文所云是也以九十三國封公卿大夫故此特云以祿士以祿士者謂無地之上給之地以當其祿不得爲采邑也若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則此祿士包之也凡祿士之外並爲間田則周禮之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畿外諸侯有附庸故間田少畿內每須盼賜故間田多長樂陳氏曰周官有在鄉之

縣有在遂之縣有采邑之縣有間田之縣故王畿謂之
縣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三公所視公矣之地也七十里
之國二十有一卿所視伯之地也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二
大夫所視子男之地也公卿大夫不謂之采邑而謂之
國者人臣謹度以事上則全於臣道制節以御下則兼
於君道自臣道而言雖國亦謂之家孟子千乘稱家是也
自君道而言雖邑亦謂之國此采邑稱國是也山陰陸氏曰
周官公所受田在大都之畝地卿所受田在小都之縣地
大夫所受田在家邑之稍地此所謂縣內舉中言之也然
則元士受地於公邑之甸地可知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

不足蓋有通法存焉雖卿或在畝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
足於封而已廬陵胡氏曰大國餘六次國餘十五小國餘
三十七以待盼賜三公卿大夫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別
有所封爾鄭云爲有致仕者副之又其餘以待封王之子
弟於經何以見之且公卿大夫在位則有定負若致仕則
或多或少豈有定數今云公之致仕者三卿之致仕者六
大夫之致仕者二十七限以負數恐非通論方氏曰名山
若魯之泰山晉之梁山之類大澤若豫之孟豬楚之雲夢
之類山澤之大者則必有其名焉於山曰名於澤曰大蓋
互言之爾名山大澤神物之所藏寶貨之所出非外內

諸侯得專而有之故於外則不以封於內則不以盼外則度土而封之使傳嗣也故曰封內則分邑以盼之使食祿而已故曰盼延平周氏曰封以土言盼以恩言祿士元士之采邑也故繼之以天子之元士不與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預與音

廬陵胡氏曰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又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又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則周制正與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合夫孝經緯及異義公羊說固不足盡信鄭不擬周必以此為殷制何也鄭氏曰不與不在數中也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此覆解上文八州封國之制也孔氏曰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方百里者凡有一百封方百里大國二十國

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
次國六十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凡百
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
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
八則一个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
二十个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之方二十
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
就百里之方三十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
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
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小國百二十國凡百里之
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个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
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
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間田方氏曰諸侯
之有功者取於間田以祿之即巡守之禮言有功德於
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間田即巡守之禮言
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
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
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
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

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覆解上文縣內封國之制也孔氏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旣用九個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之次國二十一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共二十一國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故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也又封方五十里之小國六十三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個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個五十里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故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供天子又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方氏曰此畿內不言名山大澤與祿士間田則以前見之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之長

兩切帥色類切卒子忽切

鄭氏曰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孔氏曰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總云聚也伯帥正俱是長但異其名因其州

內賢侯為之長非州外別取州牧也山陰陸氏曰屬以官之六屬制名言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連以聯制名言以授邦職以役國事如聯也卒以卒制名言以比追胥以全貢賦如卒也長之以仁故屬有長帥之以知故連有帥正之以義故卒有正至伯則於一州為長其仁其知與義可知也彼正以下吾驅之而已是故或謂之牧若二伯又有大於此者焉能充此任者其殆聖乎周公是也召公猶有慚德八州八伯蓋天子之縣內不在此數澄曰方伯謂東方西方二伯也千里之外八州諸侯州各有牧以統之於外矣八牧所牧之州其

四在西方其四在東方又以王朝三公設為二伯以總之於內焉西方諸侯西伯總之東方諸侯東伯總之周書言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也千里之外設方伯者謂千里之外八州之侯設方伯於內以總之非謂所設方伯在千里之外也下云州有伯此伯乃一州之牧爾以其統一州之諸侯猶方伯總一方之諸侯也故州牧亦可名曰州伯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監古雙切
同切後

鄭氏曰使佐方伯領諸侯孔氏曰天子使在朝之大夫

往監於方伯之國每一州三人三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佐其伯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為三監尚書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與此別澄按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書序亦言三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為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為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為邶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唯衛康叔之國獨存書言王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監者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此記蓋因邶鄘衛為殷地之三監而誤既云監方伯之國

而疏云三八二十四人則是監州伯之國矣誤稱州伯
為方伯也崔謂周於牧下置二伯其說愈謬夫二伯為
八州牧之統豈於牧下而置哉注疏之說皆無稽陵陽
李氏曰牧伯皆諸侯之賢者天子所親倚豈復使內臣
監之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共音恭

馬氏曰百里之內去王城五十里而四面相距則百里
也千里之內去王城五百里而四面相距則千里也官
者官府之所用其用輕故取百里近地所出者給之御
者天子之所用其用重故取千里遠地所出者給之山

陰陸氏曰百里之內以共官府所用若禹貢百里賦納
總千里之內以為天子御府所用若禹貢四百里粟五
百里米孔注謂納精者少麤者多澄曰按周之法則百
里之內乃近郊之地士工商所受田以及國外之場圃
國中之廛里所取亦寡豈特以是而共官之用乎千里
之內則大都小都家邑公邑以至六遂六鄉有供王之
賦有農田之稅御用之物益於此乎取也然記者不知
何拠而云長樂陳氏曰周官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
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
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饗紀或以其地之所便或以其地之所宜或以其類之所從然皆未嘗以遠物待乎近以近物待乎遠豈以近者供官遠者爲御乎又大宰之制國用必合王府之財爲之調度乃可豈官府之所供止於百里膳服之御必千里乎臨川王氏曰此一說不知是何時於它經亦不見恐於事亦難如此蓋當合王府之財而通其調度乃可也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此約禹貢五服之文而爲記千里之內曰甸所謂五百里甸服也一面各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爲千里之內

千里之外謂自侯服至荒服也侯服之別有三曰采曰男邦曰諸侯綏服之別有二曰揆文教曰奮武衛要服之別有二曰夷曰蔡荒服之別有二曰蠻曰流內之近者始於采外之遠者終於流故舉其始終二者以包七者於中也長樂陳氏曰甸禹貢甸服也采則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則荒服之二百里流也李氏曰采于侯服爲尤近流于荒服爲極遠九州舉內以見外四海舉外以包內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

以是爲差也

分去聲食音嗣下同
差初佳初宜二切

鄭氏曰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墪有五等收入不同也
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
分或爲糞孔氏曰地有九等故周禮大司徒上地家七
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
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
所養者寡也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家七
人者中地之上家六人者中地之中家五人者中地之
下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
人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

人從十人至二人凡九等此惟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五
等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擬準庶人在
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
上地家十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上中之地亦爲上
地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也方氏曰府史胥
徒之類其田則載師所謂官田也而又有工有賈有奄
有奚祿之多寡以農爲差多者不過得食九人之祿寡
者不下得食五人之祿此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
糞者蓋分以均之之法出乎上糞以治之之力出乎下
其言互相備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待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鄭氏曰此班祿尊卑之差孔氏曰大夫以下位卑祿小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爲節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無采地者言之方氏曰下言次國小國上言諸侯者謂大國大國公侯方百里之國也次國伯方七十里之國也小國子男方五十里之國也下士視上農夫益以一夫所耕之田而祿下士之家僅足以代其耕而已爲其從事於公不暇

從事於私故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此覆解上文班祿之制孔氏曰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食九人中上倍下士故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故食三十六人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卿四大夫祿則食二百八十八人君十卿祿則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

國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唯卿得三大夫祿則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次國之君亦十卿祿則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則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小國之君亦十卿祿則食千四百四十大國二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祿各食二百八十八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者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者為賤祿不可等天子命者故視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若子男小國一卿命於天子而二卿命於其君者祿如天子命卿無以異蓋國小故不足差降或云視大夫也應氏曰由

下士以至於君其祿愈厚則所食愈衆豈非以人徒服役漸增而漸廣與然由卿以下皆服役乎君者也既各給之田以為祿矣君祿之所入豈盡以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哉以二千八百八十人之食而養一君所養極其厚亦欲居人上者知吾之所奉合衆力而共為之則必思有以稱此且不至壅利以自私而必推己以養人也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方氏曰前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之國其實一也以其監方伯故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祿視諸侯

之卿者以大夫之位所養不大厚也爵視次國之卿者以三監之職權不可不重也澄按三監古無之記者蓋誤又因上文言君卿大夫士之祿所食多寡而生此文殆不足信方氏從而臆說爾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為去

聲朝音潮

鄭氏曰湯沐之邑給齊戒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孔氏曰按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

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而公羊說謂諸侯朝天子皆有朝宿之邑許慎以為若如此則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鄭氏曰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外諸侯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孔氏曰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得食父之故采邑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蓋世其位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故世祿不世位有罪乃奪其祿若有賢德則復父位畿外諸侯嘗有大功封之以報其勞効世世象賢故

子得襲父位傳嗣其國也石林葉氏曰內之公卿大夫其受田視公侯伯子男固亦通稱為諸侯也內世祿而公卿大夫之子必賢而後得世爵外世爵而諸侯之子自非大惡猶得襲位蓋公卿大夫有功德出封為諸侯是外之世爵者乃內之世祿臣也至諸侯有功德亦必入而為公卿是在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鄭氏曰世子世國象賢也大夫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以君其國列國及

縣內之國也孔氏曰下云諸侯之大夫則此大夫是天子大夫也公卿大夫總言大夫以包之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既死其子未得賜爵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各君其本國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為公卿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降於天子故其大夫不世爵祿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長樂陳氏曰諸侯世子世國即外諸侯嗣也大夫不世爵即內諸侯祿也內諸侯不止於大夫此止

言大夫以卿兼公而上大夫為卿故也周官大司徒以賢制爵以庸制祿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此云使以德爵以功者別而言之爵主德祿主功合而言之必使以試其德及有功而後爵之也延平周氏曰天子之大夫世祿不世爵故其子之未賜爵者則其禮視元士而其祿即大夫也新安王氏曰芮伯為司徒衛侯為司寇齊侯呂伋為虎賁是以諸侯入天子之國為卿大夫也在其國為世子則可以世國入為大夫則不可以世爵蓋以德而使之待其功而爵之作子孫所得繼也未賜爵此乃外之列國非畿內有采地之公卿也君

薨世子嗣位以君其國除服來朝以士服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授以冕服於是始以諸侯而臨臣民或未來朝天子亦遣使以冕服就賜之方氏曰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謂世子世國之初也視禮儀之數視之也且諸侯之適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則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者以元士視附庸而繼子男故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則以其德又降於天子之大夫故也澄曰未賜爵承上文世國者言之謂諸侯之世子雖得世國然世國之初天子未賜爵則猶未得為諸侯也諸侯之大夫承上文不世爵者言之謂天子之大夫雖不

世爵而猶得世祿若諸侯之大夫則并祿亦不得世矣
右記制祿凡八節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鄭氏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孔氏曰古者八寸為尺今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

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十二寸二分又不相應周猶以十寸為尺今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謂周尺八寸也即以古周尺十寸為尺八尺為步則步八十寸若以今周尺八寸為尺八尺為步則今步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剩六十寸以此古步又

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外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
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之五十步古之
八十步爲今之一百步計古一百畝之田長百步得今
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
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爲二千五
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總爲二千五百步相
併爲五千步是總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
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
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
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

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
者四里剩今一里爲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爲十里
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總爲百里是古
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
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爲今之一十五里故云古者
百里當爲百二十五里長樂陳氏曰璧羨以起度考工
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
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爲尺也
考工記於按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十寸
尺之證也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此云周尺八尺爲步

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六尺四寸及八尺爾比八寸之證也隋書所載歷代尺有十五種蓋古尺廢後世長短異同之論遂不一也延平周氏曰後世之尺或以黍或以忽或以指然地之生黍有小大蠶之吐絲有巨細人之手有長短此步尺所以異司也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

鄭氏曰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孔氏曰步百為畝是長百步闊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長

闊皆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也闊二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闊皆三百步是為方一里一个十里之方為田九萬畝十个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畝方百里者為百个十里之方其田九百萬畝一億是十萬十億是百萬九百萬即是九十億畝也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比小億也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此大億也一个百里之方為田九十億畝十个百里之方為田九百億畝方千里者為百个百里之方其田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此云九萬億畝億萬字相交涉遂誤萬萬為萬億皇氏曰億

數不定或以萬萬為億或以十萬為億或以一萬為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為億故云萬億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斷音短

鄭氏曰恒山至南河冀州城南河至江豫州城江至衡山荆州城東河至東海徐州城東河至西河亦冀州城

西河至流沙雍州城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九州之大計也孔氏曰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為方千里者九一个千里有九萬億畝九一个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記文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个萬億又云一萬億言又有一个萬億也方氏曰一萬億畝之上重有萬億二字蓋衍文爾皇氏曰千里而近者言其地稍近不滿千里也千里而遙者言其地稍遠不啻千里也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

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分去聲

鄭氏曰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方
氏曰九十億畝三而分之則各三十億畝去其一分以
容宮室塗巷之類則餘六十億畝爲可耕之田四海之
內不皆如此大略然也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
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田里不粥墓地不請亦切
粥音

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耕於其
野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歲
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

路矣又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
禁又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鄭氏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
民之所自治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
百畝而徹所云古者謂殷時也廛市物邸舍稅其舍而
不稅其物關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
無門關之征猶譏也田里墓地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
孔氏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爲公田但借八
家之力以治此公田不稅民之私田也市内空地曰廛
使商人停物於中稅其所舍之處不稅其在市所賣之

物闢竟上門也譏謂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竹木曰
林林屬於山爲麓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林麓川澤民庶
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以時入如獺祭魚然
後入澤梁也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冢墓
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澄曰夫圭
田夫田謂餘夫所受二十五畝之田圭田謂卿以下所
受五十畝之圭田也無征謂既不稅其所受亦不令助
耕公田也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
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
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朱子曰圭潔也

以奉祭祀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所以厚野人
也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方氏曰餘
夫之田無征所以優單弱圭田無征所以優賢能長樂
陳氏曰公田藉而不稅所以寬農市廛而不稅所以寬
商關譏而不征所以寬旅山澤以時入而不禁所以寬
萬民餘夫夫外之田也圭田祿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
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無征者征蓋稅歛之總名也田
里鄉遂官之所頒不可以粥不粥則生者無相兼并而
民無憾於養生墓地墓大夫之所掌不可以請不請則
死者有所安厝而民無憾於送死頒之田里墓地仁也

禁之以不粥不請義也

○言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
任力各度上如字下大將慮切

鄭氏曰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者觀寒煖燥濕沮謂萊沛量地謂制邑井之處興事謂築邑廬宿市也孔氏曰執丈尺之度以量度其地而居處其民觀山川高下沮澤浸潤之處山燥川與沮澤濕沮地是有水草之處草所生為萊水所生為沛又當以時候比四時知其寒煖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堪造邑井之處謂平原之地沃衍之所也若山林藪澤

則不堪邑井事言興則用力重難謂築邑城又築廬與宿及市也九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方氏曰山川沮澤之地利異必候四時之天氣時者候其時之謂量地遠近將以制邑也制邑必興役事興役事必任民力焉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鄭氏曰凡使民寬其力饒其食用民之力謂治宮室城郭道渠也孔氏曰役法功程老則功少壯則功多雖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寬其力也廩餼牲體壯者食多老

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食料饒其食也使民治城郭道渠不得過三日周禮均人豐年旬用二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過二日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樂音洛

地邑有廣狹民居有稀稠必參合量度使之相稱各得其宜若地廣民稀則有曠土矣地狹民稠則有游民矣食節謂制民之產使之足以仰事俯畜也事時謂上之興事必於農隙不奪農時也如此則民咸安其居矣方

氏曰量猶五量之量其多少足以和其所容度猶五度之度其長短足以知其所至故制邑曰量居民曰度然邑制之所容莫非民民居之所至莫非邑則邑亦可言度居亦可言量矣兩之爲並三之爲參地也民也長短多少不可相失也無曠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則人無遺力曠言虛而無墾闢之功游言散而無興作之業也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及之務居民之道亦期其如此而已故效至於民咸安其居也樂事則不至於勞苦勸功則不由於勉強尊君則爲臣者有遜志親上則在下者無離心上則不止於君凡在已上者皆是

也教不可一日廢必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者則以至此然後教學之道可致其詳也鄭氏曰興學立小學大學孔氏曰如此然後得興學民富而可教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燥素老切異齊細切和去聲鄭氏曰因天地寒煖燥濕者使其材堪地氣也異制謂其形象異俗謂其所好惡異齊謂其性情緩急異和謂香臭與鹹苦異制謂作務之用異宜謂氊裘與絺綌教謂禮義政謂刑禁澄曰民材謂人之生質也地之氣所

應不同而天氣或寒或煖天之氣所感不同而地氣或燥或濕因天地之寒煖燥濕而各使生質之能堪其氣者居之兩山之間訝然而深水流注川者曰谷廣谷則兩山相去稍遠其中有隰臯之地可居大川謂大川之上亦有可居者即墳衍之地也異制謂有山有川之處其高深之形勢各異若裁制而成然俗者民間習尚之所安也凡居民者中土平原之地爲正廣谷大川地形地勢之制旣異則其間之民受此地氣而生者其民俗之習尚自與平原之民異也剛柔輕重遲速謂氣稟之異稟陽之多者剛稟陰之多者柔輕重有陽而輕陰而

重者亦有陰而輕陽而重者遲速有陰而遲陽而速者亦有陽而遲陰而速者人之氣稟大槩有此六者齊如五齊之齊雖不齊同而各有分齊也和謂調和制謂制作宜謂所便也氣稟不同故口所嗜之味各有所宜而異其調和身所用之器各有所宜而異其制作體所被之衣服與五味之和器械之制皆為各有所宜而異異和異制亦異宜也故以異宜終之貫上二句脩謂其教皆明無所廢缺教即下章七教是也齊謂其政並舉無所參差政即下章八政是也以廣谷大川而言則地產有異而其習尚之所安各異其俗故雖道之以七教然亦不改易其所安之俗使之各得以安其所安也以剛柔輕重遲速而言則天稟有異而其身口之所便各異其宜故雖正之以八政然亦不改易其所便之宜使之各得以宜其所宜也此居民材之大凡也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韃北方曰譯衣去聲韃

皆有性謂其生稟各不同不可推移謂其生稟一定而不可易如論語言上智下愚不移也東方曰夷以下言四夷異俗文身與雕題同衣皮與衣羽毛同此亦言其俗之大略而已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言五民之居處飲食衣服器用異宜也言語不相通而嗜欲不相同則不能自言其所欲故必有譯言者達其志然後可以通其欲也寄象狄鞮譯言者之異名鄭氏曰五方之民性不可推移地氣使之然也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臥則僂足相鄉不火食地氣煖不為病也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也孔氏曰五方謂中國四夷

舉戎夷則蠻狄可知文身謂以丹青文飾其身雕刻也題額也雕題謂以丹青雕刻其額非唯雕額亦文身也漢書地理志云越俗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東方南方皆近海故俱文身也趾足也蠻臥時頭向外而足在內相交故云交趾不云被髮斷髮故也有不火食言亦有火食者西方無絲麻唯食禽獸故衣皮東方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中國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也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帝王立此傳語之

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寄者傳寄
外內言語象言放象外內之言狄鞮者鞮知也通傳夷
狄之語與中國相知譯者陳也陳說外內之言此通傳
四方語官也長樂陳氏曰寄象鞮譯周官象胥是也達
其志通其欲象胥所謂協其言辭傳之寄言其寓於此
象言其像於彼鞮言其屨譯言其語凡此皆互見也周
官韎師旄人鞮鞻氏教四夷之樂其名官韎以其所服
旄以其所執鞮鞻言其所履方氏曰題曰雕身曰文互
言之爾安居謂所居異俗和味謂五味異和宜服謂衣
服異宜備器謂器械異制利用謂所利之用若居山不
以魚鼈為禮居澤不以鹿豕為禮也馬氏曰志與欲言
語之蘊言語者志欲之寓達其志通其欲必在於言語
之祭故有道言語之官謂之寄象狄鞮譯

右記度地居民凡六節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
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別破列

六禮冠昏喪祭四者家之禮也鄉相見二者鄉之禮也
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喪服士喪禮士虞禮士之祭有
特牲饋食禮卿大夫之祭有少牢饋食禮鄉有鄉飲酒
禮鄉射禮相見有士相見禮七教即五教也兄弟別出

為長幼朋友別出為賓主內則父子兄弟夫婦外則君臣長幼朋友賓主也鄭氏曰八政飲食為上衣服次之事為誦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項氏曰飲食衣服度量數制六者易明獨事為異別注不能通事為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頒以任民者也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空所辨以居民者也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

以崇德簡不肖以紿惡紿音出

王制卷上

三十五

鄭氏曰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澄曰此言司徒之所以教即舜之命契者也人之性稟或殊使民由於禮則過者不得過不及者不得不及所謂節之也人倫之德民所同得使之能知其教則莫不感發奮起而興於善所謂興之也為人欲所溺之謂淫八政有所禁戒如防之隄水所謂防之也道德一則俗之習尚不各道其所道以為道不各德其所德以為德所謂同之也耆老所當孝養上之人養耆老則民皆知致其孝矣孤獨有所不足者上之人恤孤獨則民皆知逮其

不足矣孔氏曰所稟之性恐其失中故以六禮節之德者得也恐人不得故以七教興之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過之失貴賤同故不云民齊一所行所得之道德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敬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逮謂恩意逮及之不足謂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獎有德簡去不肖所以絀退惡人方氏曰六禮不脩則壞性非禮節之則流七教不明則隱德非教以興之則廢政以正民其可差忒乎則在乎齊使之無過行故曰防淫道人所共由德人所同得其可以二乎則在乎一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養耆老則推愛親之心於是為至恤孤獨則損有餘之心無所不及六十曰耆七十曰老者老在所養則耄期可知無父曰孤無子曰獨孤獨在所恤則鰥寡可知賢者難於進故上之不肖者惡其雜故簡之

八王制卷二

二十七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帥音率朝音潮與音預屏必政切此言司徒之所教而不成者鄭氏曰帥循也不循教謂

教很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耆老皆朝于庠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曾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至中年考校而又不變移之左右使轉徙其居覲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郊則鄉界之外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不變復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謂九州之外齒猶錄也孔氏曰此論絀惡之事初入學一年之終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率教者以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內耆老大夫士致仕爲父師少師者及年老有德行不仕者皆聚會於鄉學之庠爲此不率教之人習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習鄉飲酒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率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長敬老大司徒率領國之英俊士與在射飲執行事焉言國之俊士則非唯鄉內之人也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又間一年而考校之不變者右鄉移左左鄉移右亦復習射鄉禮故云如初五年之時更不變移之郊又爲之習禮亦鄉大夫臨之七年之時又不變移之遂遂大夫亦師國之俊選於遂舉行禮九年之時又不變屏之

九州之外澄曰入鄉學第一年之終簡不帥教者告之
司徒第二年之正月司徒命鄉大夫爲之習射飲禮使
之觀感變其傲很不孝弟之惡教之至第三年之終考
校而不變則右鄉移之左左鄉移之右第四年正月鄉
大夫又爲習射飲禮教之至第五年之終考校而不變
則移之郊郊學蓋在鄉遂之間第六年正月鄉大夫又
於郊學習射飲禮教之至七年之終考校又不變則移
之遂第八年正月遂大夫又於遂學習射飲禮教之至
第九年之終考校又不變則屏之遠方矣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

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

徒曰造士

選去聲

此言司徒之所教而成者鄭氏曰秀士鄉大夫所考有
德行道藝者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也升之學學大學
也不征不給其徭役造成也孔氏曰此論崇德之事太
司徒之官命卿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孝友多
才藝秀異之士升於司徒先名唯在鄉今移名於司徒
其身猶在鄉學未即貢舉入官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
而升之學則身升於大學非唯升名而已征謂力役供
學及司徒細碎之徭役選士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徭

役俊士身雖升學猶給司徒徭役若其學業既成皆免其徭役者是謂造成之士也方氏曰秀言秀而有所出選言美而可擇俊言敏而可用造言造而有所成升之司徒者曰選士以其猶在所擇也升之學者曰俊士以其皆在所用也秀而為選士則出於一鄉之士秀而為俊士則出於六鄉之士有選士之造者有俊士之造者選士之造不征於鄉俊士之造不征於司徒此其別也征謂行役以從不征所以優賢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

王制卷七

四

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適多歷切

此言樂正之所以教即舜之命夔者也雖掌教冑子而司徒所教之造俊亦與鄭氏曰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順此詩書禮樂四術以教成是士故云以造士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也王子王之庶子羣后公及諸侯皆造焉皆以四術成之也入學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也孔氏曰此明習業之事樂正之官當先揚尊崇此四術以為教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

學者知之術者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也順者依順古先王之道以詩書禮樂之教造成此士巧術不可暫闕昏教樂兼有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皆以其術相成但逐其陰陽以為偏主爾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長幼受學雖王太子亦然方氏曰禮者體也於秋教之蓋秋主摯斂所以成體也樂者樂也於春教之蓋春主發散所以為樂也詩者言也於夏教之蓋言者事之文夏與物交而成文故也書者事也於冬教之蓋事為言之實冬與物辨而反實故也然文王世子言春誦夏絃誦亦詩也絃亦樂也春之

教樂未始無詩夏之教詩非無樂也故弦誦則一詔之以大師書禮則或詔之以典書或詔之以執禮春夏通而教之秋冬別而教之者順陽交陰辨之義也自王太子以至於國之俊選皆造焉者皆從其詩書禮樂之教也天子之子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不與者隆殺之別也選上方升於司徒亦得與在學之教者教無內外之別也學所以明人倫人倫莫先乎孝弟故入學者必以齒口凡則無貴賤皆以齒矣以天子而與俊選相為齒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

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棘蒲北切讀如字

此言樂正之所教而不成者鄭氏曰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所簡者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大樂正告于王王命皆入學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入親為之臨視重弃賢者子孫也此習禮皆於大學不舉去食樂重弃人也棘當為棘棘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狄不屏於南北為其大遠延平周氏曰王命三公至於元士皆入學以

勸導誘掖之如是而又不變則親視學而又不變是真不能變者也故屏之棘急也示其雖屏之欲棘於悔過寄者示其雖屏之特寓於此爾屏而必謂之棘與寄者恩也卒不免於不齒者義也方氏曰以視學之禮化之而又不變則終不變矣故三日不舉將以弃之也舉與食日舉以樂之舉同義將弃之而不舉則自貶損以責其教之不至故也棘寄皆以待貴者之禮有別於賤者故然爾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止於二不變遂屏之者陳氏謂先王以衆庶之家為易治以世祿之家為難化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難

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簡焉則雖下不變屏之可也長樂陳氏曰不變者雖王子亦屏遠方其公於教化而不私其子此三代之王所以後世無及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此言樂正之所教而成者鄭氏曰升於司馬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主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孔氏曰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授王子等其實鄉之入學爲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貢於王亦升諸司馬蓋司馬之職以德詔爵

以功詔祿即知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也但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士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旣成即爲造士於是大樂正總論此造士以告于王升諸司馬也方氏曰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升之學所以屬于大樂正也故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焉造士之秀則於成才之中又秀出者也升諸司馬則以將使之臨政故隸于政官之長也以其成材將使臨政

則可以進于王所故以進士名之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辨論其論論定並平聲又去聲

任音

此總言以司徒樂正之所教而成者官之也鄭氏曰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也定其論各署其所長也官之使之世守也爵之命之也孔氏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司馬辨論之後不

堪者屏退論量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其告王之時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擬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既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既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祿也方氏曰司馬辨論官材者將使之臨政則必隨其大小而官之故曰官材定其論則賢否之理各止於一矣前曰造士之秀後曰進士之賢秀特有才之稱賢則有德之稱若司徒司馬之類所謂官若公卿大夫所謂爵若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官所以居之爵所以貴之祿所以富之也官非賤者之可居故既官之必爵之

爵之矣宜有以養其廉故既爵之必祿之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孔氏曰廢其事不堪任大夫也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而死則以大夫禮葬澄曰此因上文任官而後爵之之言因及不任其官則黜其爵之事大夫老而致仕者生時雖已不居大夫之位然未嘗奪其大夫之爵也故死時仍得葬以大夫之禮若廢其事而終身不復得仕則是大夫之爵已奪不得復名之曰大夫矣故死之時亦不得復以大夫禮葬而但以士禮葬之也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此因上文司徒升造士而司馬官其材因及司馬發車甲而司徒教其士之事鄭氏曰有發謂有軍師發卒孔氏曰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李氏曰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之爲比長鄉大夫伍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故入以之爲比閭族黨州鄉伍兩卒旅軍帥其事無不治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羸股肱決射御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

